



從南原盃運動會 看原民青年集體行動與文化實踐

南區原住民族大学、専門学校、大学院の運動会
から見る原住民族青年集団行動と文化実践

Collective Action and Cultural Practices of Indigenous Youth through the Southern Indigenous Cup Games

文・圖 | 胡哲豪 Valagas Gadeljeman (義守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主任)

辦理 運動會跟原住民族文化有什麼關係？這句來自校內某位老師的質疑，曾讓我與學生陷入深思。對多數人而言，體育賽事可能只是身體競技、趣味競賽或課外活動，但對原住民族而言，它是一個重塑集體價值、深化文化敏銳度與實踐集體能動性的場域。透過義守大學主辦「南區原住民大專校院運動會」（簡稱南原盃）的多年籌劃與執行經驗，我們看見了體育賽事、傳統技競運動如何成為推動全民原教與促進校園族群友善的文化媒介、學習契機與行動的出發點。

南原盃： 自發行動中的文化實踐

南原盃是由義守大學原住民族學院學生自發組織的跨校性原住民運動會。一開始辦理的



全體工作人員籌備會議。

動機莫過於學生希望可以跟校外學生有連結，如同邀請各部落參與鄉運的氛圍一般。過去三年，我們曾在高雄、屏東部落、原鄉部落場域舉辦運動賽事，每年參與的學生數為250到400人之間，範圍涵蓋南部各大專校院，甚至遠從中北部、花東一帶學生組隊前來。不同於傳統體育賽會，它並非僅止於運動競技，而是學生對「集體意識」與「合作文化」

的具體實踐。排灣族語 marjepatjulju，意指「一群人的力量遠大於一個人」，這句話正是南原盃精神的核心。在這裡，「辦活動」不只是交差了事，更是一種回應文化與當代挑戰的方式。對許多原民青年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參與這麼大規模的組織與動員，也是在彼此的對話與互助中，發展出屬於他們的領導風格與合作倫理。



運動員代表為阿美族及鄒族，以全族語宣示。



學生籌備會議。

文化敏銳度： 從籌辦過程中被實踐

文化敏銳度（cultural sensitivity）是一種理解並尊重多元文化差異、避免以單一視角判斷他者的能力。在南原盃的籌備過程中，學生需與來自不同族群、不同學校背景的青年協作，也需與部落族人溝通與合作。每一場部落會議、每一次場地協調、甚至是球衣、大會主視覺背板、海報與旗幟

設計中的族語使用，皆是文化敏銳度實踐的展現。

母語是我們的根本，因此我非常強調學生在辦理活動中的母語使用，包含運動員宣誓詞、儀式性展演。我們會依照與我們合作的部落進行母語宣示，目的在讓學生理解與尊重部落的主體性。除此之外，我們在與排灣、魯凱、阿美、拉阿魯哇、布農族等族群的族人協商使用部落場地時，學生逐漸意識到部落長者所看重的，

運動會在這裡成為了一個「跨世代對話」的場合，一方面讓學生展現組織與行動能力，一方面也讓部落耆老感受到新世代對文化的尊重與承接。



並不只是比賽本身，而是活動是否尊重地方規範、是否在文化上表現出謙卑與尊敬。這種對他者文化感知與反應的能力，無法單靠教科書，而需透過真實互動中學習。文化不是抽象知識，而是一種在脈絡中被感知、被尊重的關係網絡。當學生能夠在實作中體會文化細節，他們不再只是文化的學習者，而是文化的實踐者與承擔者。

體育賽事的前置核心： 組織與角色分工

一場大型體育活動的成功與否，關鍵往往不在當天的比賽表現，而在於前期的籌備與



組織。南原盃籌備期長達兩個月，學生利用課後時間分工進行以下工作：建立會議制度與角色分工（如核心幹部會議與全體人員大會）、主視覺設計與文宣編製、場地協調與實地場勘、交通動線與接駁規劃、餐飲廠商接洽、球衣訂製、流程控管及與部落窗口和社區組織建立溝通橋樑。

這些流程不只是「工作項目」，它們構成了一場體育賽事「文化與技術整合」的核心。學生不僅是執行者，更成為能夠思考、規劃並解決問題的行動主體。他們學會如何運用課堂所學，如簡報製作、數據圖表設計、溝通技巧、當代原住民社會議題等課程，來回應真實的任務挑戰。我們也開始從活動裡思考族語復振的契機、族群政治意識的深化，以及青年社群如何透過實際工作去回應族人對「青年回來」的期待。

運動會做為文化媒介： 儀式、象徵與記憶

在南原盃的開幕閉幕儀式中，經常安排族語宣誓、傳統歌舞、祈福儀式與部落長者致詞。這些安排不只是形式，更是傳遞價值觀的方式。運動會在這裡成為了一個「跨世代對話」的場合，一方面讓學生展現組織與行動能力，一方面也



射箭。



拔河。



頂小米。

讓部落耆老感受到新世代對文化的尊重與承接。此外，我們也開始嘗試納入傳統技藝競賽元素，如射箭、傳統拔河、負重賽跑等，這些活動讓學生在比賽中重新理解身體與土地的關係。例如，有學生在進行傳統搬運比賽後說：「原來長輩們以前真的要這樣揸柴、走山路，才知道他們的生活多辛苦。」這些對身體的勞動經驗

個別成長的具體故事： 從學習困難到部落行動者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某位學生原本口語表達與技術能力相當薄弱，但在擔任幹部期間，他為了清楚向團隊報告進度，主動學習如何製作簡報、編排圖表、甚至自學繪圖軟體。這些學習並非出自課堂要求，而是因為實際需求所驅動的自發性行動。如今，他已回到部落

當學生把課堂所學，如設計能力、行政組織、溝通協調與時間管理等專業技能，應用在部落的公共實踐時，專業不再只是知識的積累，而是轉化為回饋社群的行動力。



、行政組織、溝通協

不只是比賽，而是文化記憶的「身體化」過程。



摔角。

擔任社區發展協會的主要計畫撰寫者，為地方青年會整合資源、提出方案，延續南原盃的合作與能動精神。他說：「如果不是南原盃，我不會知道自己可以做這麼多事。」這些都是在我辦理南原盃活動時沒有預期到的附加價值，更沒想到，這個活動可以讓學生成為部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他們也從這當中獲得肯定與自信。

結語：

身體勞動與文化內化的場域

許多人將體育活動視為身體的操演，但對我而言，它是一場結合記憶、文化、勞動與集體認同的儀式。在部落場域中辦理南原盃，比在學校操場更具挑戰與價值，因為我們面對的不只是空間規劃與人力協調，更是如何在文化差異中尋求共識與合作。南原盃讓我們

再次證明：「大學教育不應僅止於教室與投影片，更應走進地方、走進真實生活。」當學生把課堂所學，如設計能力、行政組織、溝通協調與時間管理等專業技能，應用在部落的公共實踐時，專業不再只是知識的積累，而是轉化為回饋社群的行動力。從設計球衣到撰寫企劃、從與族人溝通到主導會議，學生們正在實踐一種「將大學專業轉化為原鄉資源」的能力，這也是高等教育應履行的社會責任。

這樣的實作歷程，也推動原民青年從「文化自覺」走向「文化自決」。文化自覺是一種認識自我文化的開始，但文化自決則是將這份認識化為行動，進一步參與、主導、重塑地方事務的能力。

南原盃做為青年主導的公共行動，不僅創造出屬於原民學生的身體政治與合作文化，也開啟一條實踐文化主體性與在地治理的路徑。若沒有這樣一場場身體勞動與集體實踐，我們可能無法如此深刻地理解：文化，不只是傳統的保存，而是透過行動與合作在當代被重新創造。未來，我也期望能將南原盃的經驗轉化為具備延續性與課程化的教育計畫，深化學生對地方的文化敏銳度與責任感，讓更多原民青年在實作中找到認同，在認同中學會連結他人，並最終在行動中實踐文化自決。這不只是運動會的結束，更是原鄉重生的起點。◆



胡哲豪Valagas Gadeljeman

屏東縣瑪家鄉三和村人。排灣族。1987年生。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現為義守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原住民專班專任教師兼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主任。曾任高雄市政府市政顧問、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研究領域涵蓋災害與性別、社區規劃與青年培力、原住民族文化資產、原住民族自治與土地權等議題。